

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person in a canoe on a misty lake. The person is in the middle ground, paddling away from the viewer. The background is a dense forest of evergreen trees, and the foreground shows the water's surface with some reeds or grasses. The overall mood is quiet and contemplative.

# 花样年华

寂寞，泛滥开来，如同海绵体遭遇了水……  
这只是一个与时光有关的游戏。时光褪尽，那么，  
我们就此忘却一切。



## 错

你没有错，我也没有错，错的是时间。

写作，有时候会带来疼痛。它未必会有什么结果，一切也许只是虚妄的一场想像。

没有声音的房间。窗帘过于厚重，而风过于单薄。灯光过于黯淡，而墙纸过于绚烂。把最后一根烟抽完，烟雾穿过身体，吹干湿漉漉的故事。

纷纭众生，色相呈现，背景是流淌的河流、绿色的树木、色彩繁复的建筑。脆薄的纸张将要容纳不下那些生灵急促的心跳和踊跃的时间。

摇摇晃晃，墙上的倒影难以分辨青黄皂白。许多不自知的过错，将在这一刻倒戈相向，把写字的人击倒。多年前的身份已经模糊，此时此刻，他只是一个写作者。在一个酒店房间里，隔绝了尘世，抒写内心的欲望与挣扎。

他很少离开房间，除了给他送餐的侍应，没有人接触过他。他极端神秘，也极端冷漠。除了那叠越来越厚的稿子，没有什么更足以证实他在此间停留的含义。

有时候，写作并没有任何的使命感，它跟时间或者时代无关，或是只跟一段私人的爱恋或陈年的等待有关。

属于他的故事，早早凋零于一个时代，而他却一直沉溺于此，并不打算抽离。

最初，故事仅属于她一人，到后来，他开始恍惚起来了，不同的人物轮番登场，到最后，这些人物充斥于文字的始终，如同垒起迷宫的一砖一瓦，导致他要走近她的路越来越曲折，越来越悠长。

时间，耗去了许多有关她的记忆。他只记得，她穿着各式裁剪合身的旗袍，婀娜多姿地行走的影像。对这般影像的追溯，突然让他感觉到时间两端的距离突然变短了。她又站立在他的面前，眼神流转。其中，包含着说不清的落寞与沉寂。

他们注定错过，毕竟，这并非一个完全属于他们的年代。他们并没有在适当的时间里邂逅彼此。

他记得她的名字叫苏丽珍，却并没有把握，他还记得，他叫周慕云。

对

她握着他的手，他吻着她的嘴。触碰的位置恰到好处。于是，你看见，她在微笑。

她的生命很有限，随时会消失或被毁灭。

他也一样。

他们同时遭遇的，是时光。它或者很短，或者很长。

他们在适当的时机里，遇见彼此，因此，他们互相珍惜。

他们的身体有时候贴得很近，这是他们彼此相爱的见证。她说很少的话，她明白，甚至她不说话，他也能够懂她。除了她，他别无选择。

这回，他紧紧握着她的手，眼神里有难得一见的火花。

她知道，他有紧要的话对他说。

果然，在她以为自己的手在他手里将具有不可能具有的温度的时候，他对她说，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和我离开……

她依然微笑。其实，她并不想去任何地方。她只要与他静默相守，就已经满足。可是，她愿意跟他走，因为，她是属于他的，她同样别无选择。

于是，她被他牵着手，一路走。这是有异于常人的一种步履。似乎是生硬的，却又似乎无比柔软。

她知道，选择改变，将意味着发生许多无法预料的事情，而她，却没有自如选择命运的依据。她和他，毕竟只属于人类，无论他们的步调有多和谐，他们，都终将在不可预知的时光中，相继坍塌在几页字里行间。这一天，也许会很遥远，也许，近得不能再近。

所以，她只是微笑。这微笑，会不会在某个时刻，成为眼泪？

爱情，发生得太迟，以至，各自都无法自己。

无谓对错。既然相爱，那么，就任凭爱念无限扩张。尽管都明了，这样的爱情，并不能走得太远。

如果不是妻子背叛了他，如果不是她的丈夫有了越轨行为。他们或会省却了这样的一段。

他们的故事，原本已告一段落。只是他，依然对她念念不忘。所以，他才会跑到他们曾经有过过往的酒店房间，隔着时光，体味他在他的皮肤上留下的芬芳。这是他们惟一的一次做爱，爱得难分难解。以至从此以后，他再也无法对其他女人动心。记忆中，这绝对并非只是一场单纯为了排遣欲望的性。他一直记得这其中的美妙，如同一场有着百合香气与汗味交织的探戈，音乐声在房间里忽远忽近，此起彼伏。

回想起这一段，他的脸上会不自觉地浮现出意味深远的微笑，除了他自己，没有人能够洞悉其中完整的含义。

我们可触及的世界原本很小，因此，才会想到用文字去扩充领土。文字，天马行空，游走于过去或将来。现实中得不到的，可以在文字中得到，现实中看不见的，可以在文字中看见得更多。他和她曾经有过的或从未有过的，都将一幕一幕呈现。能够证实这段爱情存在过，会有一些人物。他们，有可能是人，又或者，只是感情单薄的机器

人。他们互相交织互相纠缠互相爱恋互相争斗，却都只能在他的控制下，活来，死去。

他决定在写完最后一章之前，走出这个酒店房间。

这个房间，一早已经丧失了与她有关的所有气味，他一直不肯承认，此刻，却明了，过去的，已经过去。他相信，在文字之外，他会有另一场经历。20分钟以后，他的愿望如愿以偿。

## 49

寂寞，泛滥开来，如同海绵体遭遇了水……

她尽力让自己抽烟的手势显得优雅，以便在这个男人面前变得瞩目。她一直留意他。他身上，笼罩着一种别的男人没有的气质。忧郁，沉默，还带一点点邪气。

她站在酒店房间的走廊的一端，而他在另一端。她在看他，而他，却只是看着她手中的烟。脸上，带着似是而非的笑。

她曾经充满自信，从她身边走过的男子，目光都或多或少被她所勾留。面前这个男子，却让她拿捏不准，少了一些把握。在时间凝留的瞬间，她恍惚起来。她似乎感觉到他的呼吸一下子贴了过来。而他的身体，骤然与她近在咫尺。她迷失在他脉脉含情的眼眸中，再也走不出来。

她顺从着他，走进了他的房间。一切依然恍恍惚惚。

直到他的身体无比接近，她的意识才在瞬间获得了释放。她无比清晰地发现，她正与他相拥而眠。那双充满男人气的手，像具备着某种魔力，在她身体上漫游浮沉。

她禁不住发出轻微而短促的呻吟。一切如此美妙，有别于其他的恩客。风尘之中，没有多少次如此心身舒坦的欢愉。这样的欢愉，或会在许多年以后，依然历历在目。因此，整个过程，她都不舍得闭起眼睛。微瞌着，产生出如许的幻象。

她似乎回到了婴孩时代，在母亲的怀抱中沉睡，柔软的怀抱，让时光也变得柔软起来。身体，被一种温暖感所淹没，无力再度攀爬。

完事。他悄然离开。最后，她只看见他的背影。她甚至来不及看清他的脸庞。

她昏昏然睡去，嘴角浮现出许久不见的纯净微笑。

## 5 火

心火燃烧，将微笑烧成泪灰。

20分钟。

他告诉她，20分钟之后，他们将到达一个去处。

她不语。只要跟他在一起，去哪里其实都不重要。

他一直牵着她的手，上了一列火车。

车上的乘客，寥寥落落，表情都有着与世隔绝的一种

淡薄。

她漫不经心地用眼睛把乘客都扫视了一番。她认出，有同类，混迹于其间。尽管他们掩饰与乔装得近乎天衣无缝，可是，都瞒不过她的眼睛。肉身只是躯壳，只有气味才是恒久。她对气味有着无可比拟的敏感度，而他们身上，分明没有人类的气味。

靠近窗边的一个年轻男子，有着一副瘦削的身架与深邃的眼神。他身边的女子，脸上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却依然明艳照人。他们都不说话，似是在冷战，又似是用沉默来交换彼此的想法。

另外，还有两个单身女子，各据一方。都是皮草披肩。一袭旗袍，花团锦绣。只有绝色的女子，才配得上这样的旗袍。互相映衬，各自绚烂。

他们都去往同一个去处。窗外的景致一直变换，或者是捕风，或者是虚空。

这是游戏对时空禁锢的一次逃离。同在时空中穿行，有人欢笑，有人落泪。一切是平常世界中的暂时天地，一个转身，一个眼神，瞬间坍塌下来，灰飞烟灭。

## 6火

水性的荷尔蒙。水性的卡路里。谁渴望被爱，被宠，被需要？

她开始自如地进出他的房间。

有时候，她抽着烟，静静地坐在旁边，看他写作。烟雾袅起，与手指互相缠绕。

更多时候，他们做爱。

一场欢愉，可以让人放下许多世事的束缚。

他从来不过问她的过去，她也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。

他们的关系，从一张床开始，又从一张床结束。

他从不过分地沉溺于此间的感受。而她，已开始动情。一段无爱的性，并不能令她甘心。想抽离，却已欲罢不能。一个女人，只有美色是不够的，美色，并不足以留住一个男人的心。她庆幸自己除了美色，还拥有其他的手段。

趁着他沉睡，她翻开了他那叠厚厚的稿子。她试图从中能找到这个男人过去的蛛丝马迹。只是，她发现自己看这些文字看得相当吃力。他写的，绝不只是过去，还有虚妄的未来。生命变得悠长，而感情却变得稀薄。这样一个存在于想像中的世界，远远看去，宛如幻象。人类与非人类的爱怜与困惑，在此间，浓缩，扩张。

在她从书页中抬头的时候，她发现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醒转过来了。他站在她背后，目光中出现了冷峻的光芒。

你以后别来了。

为什么？

我和你之间，不可能存在爱。

为什么？

我只爱一个人，可那个人不是你。

为什么？

## 7 冷

火熄灭，水枯萎。而心呢？

她从来不会觉得冷。她无从挑选冷暖。她注定只是一个毫无体温的机器人。无论人类的智商有多高，也创造不出有体温的机械。

她尝试过让自己感动，在他的面前，流一滴泪。她从来不曾有泪，无论她如何努力，她只可以微笑。

一路上，她在想，如何能让自己掉泪。有了眼泪，他和她的故事才得以完整。她使劲回忆和他在一起的每一个片段，他如此温情，从不对她发怒或者冷漠。她是安全的，当她的手被他的手紧紧握住的时候。可是，她分明觉得自己又是虚空的。她总是没来由地忧伤。不着痕迹地忧伤。她并不希望因为她的忧伤，导致他难过。

一路上，他始终握着她的手。

他突然跟她说话了：我们要去一个地方，寻找一个药方。如果能找到并服用，我们就能真正地变成具有七情六欲的人。

她并没有因为这话而变得兴奋，相反，她显得不安。她并不想改变。她只要跟他在一起。可是，现在不由得她了，他们即将抵达那个神秘的去处。他们，将有可能变成七情六欲的人。

她并不试图制止他。她一直顺从于他。可是，一切真能如他所愿吗？

她看着天色逐渐昏暗下来，窗外，一片乌鸦飞过。

8 媛

月又盈，风再生。去路苍茫？

他的小说只剩最后一段。他把左手捏着的烟熄灭。同时，扔下了笔。

结局已在心，却又并不急于把它写将出来。

他回想着这之前的章节，感觉已显得完满。

她在他的日子里突然消失。这同样是他可以预料得到的一个结局。他并不伤感。因为，他从不爱她。他只是需要她。所以，她走了，他了无牵挂。对于这样百般风情的女子，错过了，只是略觉遗憾。尽管，她曾经让他产生过幻觉，以为她就是从前的那个人，可是，在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又分明觉得，只是自欺欺人。

生命，宛如幻象。文字，何尝不是如此？

## 9 生

生，是万物在特定时空中的演出，它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都有别于平常生活。

她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明艳的女巫。

她一度迷惑，他或会在一瞬间爱上她。

这个女巫一头浓密的卷发。身体玲珑浮凸。几近撑破旗袍的肉体，制造着无边的诱惑。

他向他伸出手。手指透明剔透，可以看见细微的血管缠绕其中。

他从她的手里，接过两颗药丸。它们看上去，与普通的药丸无异。

他把其中一颗递给了她。灰褐色的药丸。

把它吃掉，我们就可以蜕变成人了。

她犹豫了。她从来没想到，要成为人。成为人，会有太多不安定的因素。她只想，做一个感情稀薄的机器人。这样，可以紧紧地追随着他，永不分离。

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会如此兴奋。

她无法去制止什么。于是，眼睁睁看着他把药丸吞下。

一转眼，她听到了他惨烈的尖叫。

阳光之中，她看着他逐渐软化，消失。

一切都来不及了。

她看着手中的药丸，眼泪突然流了下来。

她终于流泪了。她知道，她也将被毁灭。

她跟他是无法分离的。

于是，她毫不犹豫地吞下了那颗药丸……

10 灭

生命太长，旅途太短。我们必将面对毁灭。

深夜，他在酒店房间，用火柴燃起了火。

火光焯焯。

他先把窗帘点燃了。接着，是被单。最后，才是那叠书稿。

一切，原属于灰烬。他并不能幸免。

火光中，他微笑。

他并不试图走出这个房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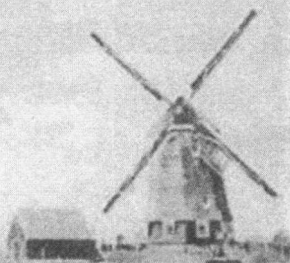
在他从这个世间消失之前，他会一直记住这个房间的门牌号码，2046。这是一个音韵和谐的数字组合，它并不具备任何含义。这只是他偶然来到，却再也不想离开的一个房间，在此，留下过他爱或者不爱的女子的芬芳。仅此而矣。

这只是一个与时光有关的游戏。时光褪尽，那么，我们就此忘却一切。

# 孤独恋人

---

用金钱是换不到许多更可贵的东西。我走进了幸福，却觉得无法形容的孤单。那孤单远远超过幸福，甚至我想像不到爸爸的脸依然挂着的笑容比故乡的景色更加美丽，还有那无畏的博爱。我应该留下，可我还是走了，带着我那可怕梦想。





火车在黑夜中呼啸前进着。

我被现实无情地撕扯着，却又荡来荡去。思想一直滞留在那个地方——天堂与地狱之间。

## 寻找幸福

我怀念从前的我。我怀念故乡的荒凉。故乡是遥远的北大荒，孕育着思想和情感的摇篮，成就理想却又被理想抛弃的地方，夏日一望无际的草，冬天漫山遍野的雪，思绪就在那一瞬间升华了。草地的边缘是渔家的船儿，正映着烈日收获勤劳的果实，每拉一下网就向希望走近一步，夕阳下水天相接的地方毅然立着渔家高大的身影。

人都如此，很多人为寻找理想离开了这里踏上了轰鸣远去的列车。幸福离他们很近，近得只要列车停下就已经到了。追寻幸福的梦已经很久。他们怕，怕这古老而又偏僻的山村埋没他们远大的理想。

他们走得很急，急得没有回头再看一眼故乡，故乡正用疲惫而又含着泪水的眼睛遥望他们远去的身影。他们走的第二天故乡下雨了，一连下了好几天。不知道远方的游子，你们是否感受到这份纯真默默的思念？

当我再次回到故乡时，故乡依然很美丽。美丽得让我无法相信自己。我觉得自己变了，因为我没有勇气看一眼故乡里苍老的家人。爸爸的面孔依然刻画着岁月的年龄，妈妈的丝丝白发早已诉说了对儿子的思念。还有那门前的